



19011

賴古堂文選序



櫟園先生賴古堂文選成
予伏讀十晝夜不得止作
而歎曰文之盛衰豈不關
聚散哉文散矣其勢無由

東古堂文選
盛或聚焉無救於衰者不
散於文而散於體苟非其
人固無以振而興之表而
一之也天下埋首帖括之
業數百年矣有告以古文

辭者羣然哈笑以爲雜學
其得專意於此道者非科
名旣掇則窮老自放之人
也夫科名適意之人博馳
泛獵勢不能有所深入其

窮老自放者摧頽隱約力
不足以自奮於世卽有得
焉其不歸於湮沉散滅固
無幾也故聚之難古之爲
文取之明道紀事成一家
言而已自六經三傳以逮
莊騷荀列董賈遷固之徒
其體有一相襲否自文有
選而一代之風尚操於一
人之取捨進退於是率天

下之人而號之曰某體追
聲躡影轉展模肖綺於魏
晉濫於陳隋佻薄俶詭於
唐之五季非韓歐諸子崛
起其間古文一綫幾何不

漸滅盡也前代青田浦江
海寧義烏諸公力追雅則
一時著作最稱近古繼此
西崖東里陽明椒丘圭峰
諸先生後先間出雖不能

如昌黎廬陵之曠世特立
大家矩矱固未墜焉其後
北地滄溟之學起而高視
濶步人自以爲周秦史漢
其敝塗飾剝綴有衣冠而
無面目雖以遵巖荆川震
川鹿門諸賢更相維砥其
力固不足以勝也迨啓禎
之際吾鄉之爲古學者始
斷斷焉出而爭之一時靡

然庶幾微言復興於世而
同異齟齬時復不免至於
今而凌亂晦塞垂三十年
矣一二耆碩皆已淪落老
歿干戈水火之燔蕩播割
而文事榛委其不得不歸
於湮沉散滅者又勢使然
也且夫貞觀之購求備矣
而不能無天寶之殘慶曆
之編摩詳矣而不能無宣

和之厄此文之極聚而散
也昭明之網羅過七略而
西京之軌跡亦以微敬宗
之采擷徧詞林而六朝之
靡蔓終莫改此文之聚無
救於體之衰也昌黎首摧
擴之烈得習之子厚之翊
贊而其統益尊廬陵續薪
火之傳賴眉山南豐諸子
之張皇而其緒益振此文

之自衰而盛以聚爲功也
非六朝五季之卑弱而荆
莽更深等宣和天寶之凋
殘而龐駁尤甚此今日之
文之衰而散散而益趨於
衰旣衰集之難而倡導振
起之尤不易也櫟園於此
其有不得已乎其采之也
博其晰之也精其進退甚
嚴而有所不苟戛戛乎其

榴翳之剪也淵淵乎其金
石之和也浩乎其遵廣漢
以達滄溟也曠乎其出荒
岩以躋高嶽也世惟無意
於古文辭則已如有意一
代雅則之遺舍茲奚適焉
予才嗇志侈嘗欲彙近代
名賢之作廣摭約取勒成
一書以續唐宋大家之後
窮愁萎薊迄不克就樂園

先生真其人乎如斯選者
蓋其論著一班焉雖復約
略數十年周秦以來文章
正閏純駁原委之變歷歷
可辨也嗚呼斯道絕續晦
明之際毅然以一身任之
識足以表其微而力能振
其敝以起其衰以合其散
櫟園之功豈不偉哉
康熙六年歲次丁未暮春

賴古堂文選
盱江年同學弟徐芳拜手
書



賴古堂文選序



己丑之春予以久客歸里
盡發生平藏書裒輯史乘
得數百帙選次古文得六
十餘帙州次部居遺蒐闕

裕忘食癡寢窮歲月而告
成庚寅孟冬不戒于火為
新宮三日之哭和天之不
假我吟斯文也息心棲神
皈依內典每聞文字眇然

如塵沙積劫余越五率甲
今遇櫟園先生吳門出賴
古堂文選屬予是正且請
為其序二曰近代之文章
可與魚爛敗壞而不可救

者只以百率以來學問之
繆種漫淫于古運裏結于
人心襲習綸輪醜釀發作
以至于此極也蓋經學之
繆三一日解經之繆以腫
見孝詩書以杜撰竈三傳
鑿空瞽說別會秘李氏為
之魁二曰亂經之繆石經
託之賈逵詩傳假諸子貢
矯誣亂真則四明豐氏為

之魁三曰侮經之繹訶虞
書為俳偶摘雅詩為重複
非聖無法則餘姚孫氏為
之魁史學之繹三一曰讀
史之繹目學百食踵溫陵
之論斷而漫無折衷者是
也二曰集史之繹攘遺拾
審時毘陵之集錄而水無
鈎貫者是也三曰作史之
繹不立長編不起凡例不

譜典要腐于南城蕪于瑯
瑯踳駁于鷲江以至于旨
瞽僭亂螻蝻而蚋鳴者皆
是也說文長牋行而字學
繇變何原本行而曆學繇

冬瓜瓠子之禪行而禪學
繇凡此諸繇其病在膏旨
湊理而疑結傳變咸著見
于文章文章之壞也始于
餽釘掇拾剽賊古昔極于

駑曠昌披面背規矩星移
物換霜降水涸而賴古之
選始出是選也溯古學搜
縲種窮雅故于經史甄深
別于文字翦削枝葉芟薶
根莠恤一乎其恐夫也愀
乎悠乎其有餘思也予讀
之幡然而喜復而有憂焉
何憂乎憂夫學問之縲種
誠難于祓除而文章升降

之際未易以隻手挽也曰
者雲間之士士起而啞李
王之酸西江為古學者昌
言闢之闢之誠是也而或
者揚權其持論以為敢于
評古人而易于許今人抹
撇文選詆謫文賦非敢乎
某詩信太白某文過昌黎
非易乎有敢心焉以評古
此則知古人之淺也有易

心焉以許今此亦歲今人
之薄也塗車畷靈象物也
耳目鼻口象人也者化五
焉有神理焉非其象之謂
也規摹韓柳擬議歐曾宗
額闕而衽鄭孔王武纛而
賓鵝湖刻劃其衣冠高厚
其開門龐狀標一先生之
言而未免為象物象人之
似則亦尚者繇種之傳變

異候而同病者也。以今觀
櫟園先生之選，可嘆然
而無憾矣。嗟乎！目睫之論
其則不遠，口耳之間相去
幾何？予之憂亦櫟園之憂
亦西江諸君子之憂也。徐
巨源予通家稚弟也。詒書
選復巨源，不以爲不然。艾
千子不遠二千里爲其母
乞銘來商此事，值予赴急。

徵而返日月逾邁季沒迨
然因櫟園之請序發其狂
言亦猶昔之思復于巨源
千子者也重為告諸君子
予老矣付以斯文有櫟園
在繼自今相與肆力古學
發皇蕩滌煥然與唐宋同
風予得憩執其緒言自附
于老馬之識路其亦與有
庸哉

順治甲午長至後三日
山蒙窻錢謙益頓首撰



良常鄭惠頓首書



賴古堂文選凡例

古文一道歷千百年於今其自左
國史漢以及唐宋大家久著藝林
者有目咸知推美獨是近數十年
來海內操觚之士有志復古後先
振起其間雄文遂如林立而未有

東古堂文集
彙成合集總攬一家者予以暇日
偶因所見掇而盈編以志一時之
盛蓋專從數十年以來起見也

是集之成斷自數十年以來其間
存去皆定自壬午癸未兩年已經
剗削矣中更患難幾於散軼閱二

十年以迄於今從敝篋中更取循
覽一時裒集之意不忍復廢因更
增數年所見出以告世故此書未
經編目之前已有未全之本流傳
人間一時同人多曉其大槩矣

言古文於昔猶易言古文於今最

難昔人之文以王李爲歸不難舉
浦江義烏荆川震川之鴻業一旦
剝蝕殆盡猶夢者之待呼也病者
之待藥也今二三傑出者起而矯
正之初雖震異久漸信從亦旣使
古文一道炳然復興於世矣倘呼
之而猶夢藥之而猶病其敝不有
甚於往昔乎余以是不能無滋懼
耳

文章流敝自古有之欲求挽持不
可數爲變易當守其風格而深之
以詣力予學文謬欲矩步大家豈

敢謂粹然一出於正然究極斯事
亦欲與天下共勉之正恐自今以
往學大家者流爲空疎將有棄歸
茅之朴茂而復王李之華葉者遂
使趨嚮古法不獲及半而止豈非
改絃易轍過於促急之弊乎夫文
章之事與運會等流通積久則有
功而數變則不至使前數年之未
至者以後數年之功至之前數人
之未深者以後數人之力深之日
新月異安在不足以入閭奧而永
著宏昌今幸駸駸盛長矣若夫朝

爲而夕敗其事昔是而今更其端
未有能幾於成者豈獨文章而已
哉予採葺是編之意蓋願與天下
共勉之而已

是編收採之文專主大家一派而
間存一二少少腴雋者雖其風裁

略近魏晉而要之去秦漢潔勁之
氣不遠蓋古文自秦漢漸趨魏晉
其間密移之候最微故秦漢之文
已有開魏晉之先者如李斯之諫
逐客鄒陽之獄中上書郭璞客傲
起於解嘲曹植七啓肇自七發如

斯之類不可勝窮彼善讀魏晉者
猶見秦漢風味也予是以辨其有
本有元者間存一二作使人知由
此而上則爲秦漢沿此而下不至
於六季不止也可不謹其辨乎

予負質不敏見聞寡陋偶有志於
古文毋論不及遠搜百年卽近數
十年之文亦未嘗遍爲徵索不過
就笥中所存同人貽贈之篇流覽
送日愜意則登甚有已經收入又
復散亡前之所梓今或殘闕予皆
不及深檢率爾成編取見已志而

已若夫標表劉宋揚挖王唐以進
接唐宋之軌範成一代之書則非
予之所及也

吾鄉侯朝宗初爲古文以晉魏六
朝爲宗予選成自二十年以前者
朝宗見之因盡廢其生平所爲而
從事於韓歐諸大家雖不敢謂予
所崇尚遂足倡導作者亦以見豪
傑之士有同心也至朝宗已逝而
予選猶未問世蓋兢兢乎其慎之
矣

文章根極理要自有定論非可以

口舌智力爭數十年以來風氣漸
歸於正艾天備振救之功不可沒
也而當時至有滅燭相爭者利誘
黨里以同室而操戈謂足以杜塞
其口孰知其是非本自彰彰予力
雖不足以表正自任亦欲由其所
論著推而廣之使天下讀者知昔
人所以動致囂沸其風旨固如是
卓卓也至其人不知量世咸能道
其姓字予弗暇更摘恐同於好勝
非所以商略大業耳

文尚辯駁易起爭凌予心所最厭

薄然有一二才智之流乘文運衰
弱逆駕橫馳而取驚艷而一時靡
然遂成風尚甚有叅以鄙俚穢雜
者究其始禍總亦不越瑯琊歷下
之焰而加厲焉長僞亂真文章之
壞實由於此使無一人出而大正
之汪瀾何所底止但非其人不可
與任其責耳誠得其人矣不獨依
附之流有以芟其榛蕪卽當時號
爲魁杰者不難正其流失故集中
於有關摧廓之作雖甚矯激不妨
特存天下操觚之士見卓卓天壤

如某某猶不能不見正於斯人也
而况下此者乎斯亦可以止矣

是編表揚近賢而或以一方過羸
一方過瘠爲病者不知海內文章
當以人爲斷一人之集又當以文
爲斷旣非制舉之科卷均南北又
非闡牘之選美合諸邦故是集中
全以文章爲去取或多或寡總不
計也而况疎率如予者乎世亦可
諒其無成心矣

表揚近賢意又以闡幽爲最急故
雖名人鉅公尤多取其未經傳誦

之作卽有一二在人口耳不忍割
棄者衷尚耿耿至於當世不名之
士有美卽收每以不克極意搜揚
寰海之大未必無抱膝苦吟終老
蓬戶而文采不表於當時者不能
不爲之浩嘆也

選家初用評語不過將文章關節
處標出示人沿至今日遂至字櫛
句比甚有徑寸之書而繁衍至於
盈尺者偶出才人有會之言使人
深思而自得而後來穿鑿傳會迂
誕百出以求其中徒足生人厭苦

故予是集但取點最而不加一評
猶存大雅或曰以評語爲論定使
人知所折衷亦不可缺也夫文之
至處原在本文豈必待論議爲章
顯天下頗有論文縱橫莫當而下
筆茫無所得者故余選是集意在
深之以詣力而無徒取口說爲也
且名賢旣多論文之作凡學有本
元而全於古法者集中俱已備載
足見予論文之旨矣又何事品題
爲哉

康熙六年歲次丁未重五前四日賴

古堂識



賴古堂文選目次



卷一序



湯義仍先生文集序

錢謙益

女詩彙選序

徐世溥

蒼霞集序

董應舉

方密之擬騷序

蘓桓

蓮鬚閣集序

徐世溥

吳睿卿春秋明微序

錢謙益

素園集序

萬時華

甲戌房稿辨體序

陳弘緒

蘓武子遺稿序

顧夢游

子魏近藝序

艾南英

鄭孝逸制義序

羅萬蔭

既園詩集序

徐世溥

讀陶集序

蘓桓

續刻周伯譽遺稿序

艾南英

昌邑陶氏族譜序

萬時華

卷二序

遷祁集序

徐世溥

文定序篇上

艾南英

文定序篇下

艾南英

文待序篇上

艾南英

文待序篇中

艾南英

文待序篇下

艾南英

托素齋詩自序

黎士弘

徐氏合刻序

陳弘緒

蘓武子遺稿序

方文

遯齋延稿序

萬時華

北魚軒全稿序

艾南英

同人合編序

徐世溥

石雲居文集序

錢謙益

刻鄒忠介公奏議序

錢謙益

集虛館詩序

陳弘緒

致身錄序

陳繼儒

戊辰房書刪定序

艾南英

陳少陽先生奏議序

周鏞

陳同甫先生奏議序

周鏞

卷三序

河邨集序

黎遂球

魯端甫治平言序

蕭士瑋

清浪雜錄序

徐世溥

周易文物當名序

徐世溥

婁子柔集序

謝三賓

徐巨源文集序

陳弘緒

悅安軒詩餘序

徐世溥

鄭從周秣陵問業序

艾南英

送曾弗入詩序

徐世溥

博侯堂文集序

陳弘緒

芭山社刻序

蘓桓

望湖亭詩集序

陳弘緒

徐文長三集序

陶望齡

諸子玉粒序

艾南英

戴初士文序

陸培

積書巖詩序

陳弘緒

鄭一拂先生祠錄序

董應舉

蘓武子遺稿序

曾裕

優曇集序

徐芬

卷四序

逍遙遊序

龔鼎孳

重刻羅文肅公集序

艾南英

徐氏宗譜序

婁堅

宋宰輔編年錄序

王惟儉

去施草二集序

蘓桓

序陳士業鴻捕集

徐世溥

踏花篇序

艾南英

蔚社序

徐世溥

陳伯璣詩序

陳弘緒

書影序

高阜

賦篇序

徐世溥

序德山五義

艾南英

張母詩序

許豸

何省齋夢蝶庵詩序

朱徽

孫介夫文鈔序

雷士俊

熊伯甘練絲集序

陳弘緒

田上則詩序

陳弘緒

嶽遊草序

王岱

四子合刻序

艾南英

李平叔文序

陳弘緒

卷五 序

灼艾集序

胡介

歸太僕應試論策集序

婁堅

梅杓司響山堂詩序

黃文煥

高安龍山具氏族譜序

董應舉

詹曰至近藝序

艾南英

陳中孺文序

陳弘緒

前歷試卷自序

艾南英

小字錄補序

婁堅

隨社序

艾南英

高太史選詩後序

張芳

于司直遺稿序

顧夢游

幼科纂要序

萬時華

國門廣因社序

艾南英

金正希稿序

艾南英

靈陽雜詠序

汪琬

郭蝶公五先稿序

艾南英

卷六 賀序

祝如翁周先生雙壽序

黎士弘

子實弟六十壽序

唐時升

余母楊孺人九十序

萬時華

賀黃母周宜人六十壽序

錢謙益

賀徐如山年伯七十壽序

艾南英

黎母張孺人七十有一序

李世熊

侍御時君六十壽序

婁堅

劉懷峯七十壽序

陳弘緒

立子成先生八十壽序

唐時升

松陵張氏壽燕序

錢謙益

賀許平遠督學序

倪元璐

卷七 贈序 引 題詞

贈韓侯擢官兵部序

婁堅

贈長樂諭劉漢中教授序

魯異撰

贈方元亮序

陳弘緒

送米吉士序

宋徵輿

送蕭賡九北還序

蘓桓

贈季弟序

侯方域

送陳太守序

洪朝選

贈處士沈元子序

金之俊

送廬江令耿君之耀州序

陳弘緒

贈黃見亭遷教泰寧序

王介

送黃若木教諭德化序

蘓桓

賀新建卜侯擢戶曹敘

陳弘緒

贈陳生序

徐世溥

李雲將述懷詩引

萬時華

薇園近集自引

熊文舉

詩經偶箋自引

萬時華

續懷帖引

黎士弘

清漳倡和詩題詞

黎士弘

卷八書

為司徒公與寧南侯書

侯方域

與友書

陳弘緒

會張謫宥書

陳弘緒

初答臨川張侯書

艾南英

上馬劬思先生書

蘓桓

與吳衆香書

陳弘緒

與弟季友書

董以寧

答祝醫書

董以寧

負古堂文集

與吳王虹書

龔百藥

與黃東厓太史書

陳鍾璣

謝潘昭度為母立傳書

曾異撰

與共書

陳弘緒

答陳季立書

董應舉

復司理李公書

陳弘緒

卷九書

答梅惠連書

陳弘緒

與曾長石編修書

唐時升

答夏彛仲論文書

艾南英

再答夏彛仲論文書

艾南英

答楊惟節博士論著述書

徐世溥

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

侯方域

與王氏請藏經書

侯方域

與陳大士書

程康莊

與陳某書

李雯

與王雙白論佛書

李長祥

寄聞子將書

艾南英

寄姚孟長太史

婁 賢

卷十書

荅王黃潛書

汪 琬

上禁閣學書

朱 鑑

荅某論文書

艾南英

荅梅惠連王在明論文書

陳弘緒

上王季重先生書

魯世爵

與劉澹如絕交書

王惟儉

與謝全州論文書

張 賁

卷十一傳

湯琵琶傳

王猷定

樗叟傳

王猷定

妙聰傳

李長祥

張神仙傳

王 斥

尹先民傳

陳玉璫

宋連璧傳

李煥章

義者劉傳

李煥章

酒七人傳

蘓 桓

唐仲言傳

陳衍

李公起傳

陳衍

卷十二 傳 書事

徐霞客傳

錢謙益

雲南巡撫楊公傳

陳弘緒

巡撫朱公傳

王巖

金忠潔公傳

董以寧

金毓峒金振孫合傳

董以寧

陸氏兩孝俠傳

陳弘緒

萬孝子傳

陳弘緒

遯烈婦傳

歸子慕

陳烈婦傳

傅占衡

魯母節孝傳

黃景昉

苟孝子傳

陳南金

書李公時勉事

董應舉

卷十三 傳

水滸人傳

李煥章

柳敬亭傳

吳偉業

一瓢子傳

嚴首昇

楚西來傳

阮漢闡

李姬傳

侯方域

竹籛傳

顧大韶

絳囊生傳

徐燭

河東君傳

陳玉璫

蕭洞虛傳

傅占衡

卷十四 碑記

講德書院記

吳偉業

鄒忠介公新祠碑

陳弘緒

舊桐城令三陳先生碑記

蘓桓

浙江按察司獄記

王猷定

林掌教紀政碑

黎士弘

重修關帝廟碑記

申涵光

蘭陽縣張公城記

王序

七忠祠記

施閏章

重修開封府軍儲倉碑

王惟儉

重修新建縣儒學記

陳弘緒

漂母祠記

李廷春

黃大玉廟記

王斥

卷十五 記

魯兩先生祠記

施閏章

黃山記

凌炯

麻姑觀瀑記

徐芳

鑄仙巖記

徐芳

興福莊記

徐世溥

昌平州義莊記

陶望齡

放生池記

李長祥

留蘅閣記

李流芬

寶善堂記

唐時升

福持堂記

唐時升

鄭氏東園記

侯方域

黃氏千頃齋藏書記

錢謙益

灣坪龍潭遊記

陳衍

舒城山寨記

陳弘緒

卷十六 記

誌銘

墓表

祭文

遊焦山記

鄒祗謨

陶桓公讀書臺記

施閏章

四泣記

高兆

劉醫記

陳玉璫

彈箏記

蘓桓

管夫人画竹記

侯方域

義虎記

王猷定

靈蛙記

徐芳

兩吏部失盜記

艾南英

長汀黎懋經先生墓誌銘

李世熊

周章甫生母吳氏誌銘

董應舉

沈無回母孫孺人誌銘

董應舉

滋陽廿日令王公墓誌銘

王斥

先妣俞氏孺人壙誌

林恭章

郭老僕墓誌銘

侯方域

族兄觀伯錢君墓誌銘

錢謙益

宋比玉墓表

錢謙益

陳烈婦墓表

徐世溥

雲霄女子墓表

李長祚

祭翁貞烈文

夏允彝

祭李雲將文

萬時華

再告士雲靈文

鄧履中

哭家平生文

陳孝逸

卷十七 疏論

請褒幽忠疏

魏裔介

戊睢自理疏

王斤

龜錯論

梅之煥

唐太宗論

梅之煥

狄仁傑論

梅之煥

李白論

朱一是

李白論二

朱一是

魏武論

張溥

許世子止論

陸圻

邵雍論

陸圻

八司馬論

周景濂

于謙論

侯方域

衛青論

黃淳耀

諸葛亮論

黃淳耀

讀宋史禮樂志論

艾南英

卷十八 論 辯 議 說

佛老論

謝良琦

論千子為僧募白衣大士像序

蘓桓

雅頌辯

姜承烈

春王正月辯

姜承烈

孔氏三世出妻辯

張世經

宋初甲子辯

傅占衡

經世議

魯大奇

萬孝子割股議

侯方域

舟說

詹鍾玉

官民說

金之俊

豎人臧說

侯方域

捕鯨人說

徐芳

棘說

徐芳

繩說

徐芳

雞犬說

徐芳

沙桐說

徐芳

大射義辯

林兆珂

說枰

徐世溥

卷十九

賦

題

跋

書後

目青賦

孫沂如

懷芳草賦

徐世溥

逐病賦

徐世溥

蚊賦

傅占衡

又後虱賦

顧大韶

聞蟋蟀賦

吳綺

題元祐黨碑

倪元璐

題姊子徐云吉詩草

倪元璐

為潘安祖題文衡山先生画卷

倪元璐

題賴古堂藏画册前

宋琬

跋顧大司寇家書

蘓桓

書淮陰侯列傳後

陳弘緒

再書淮陰侯列傳後

陳弘緒

書清源荒畧後

金堡

書三蘓談後

高阜

又書三蘓談後

高阜

書方爾止制義後

蘓桓

書熊謙夫卷後

蘓桓

讀高士傳書後

文德翼

讀王世貞四部稿書後

艾南英

離騷書後

傅占衡

唐宰相年表書後

傅占衡

書程孟陽詩後

婁賢

書孫北海少宰退谷詩後

何采

書賡太初誌銘後

王有年

卷二十

文

募疏

雜文

朝足文

朱一是

富貴主人文

錢謙益

募建觀音閣疏

陳弘緒

募造準提閣疏

萬時華

募卜修自在庵疏引

王會

募建孟蘭大會疏引

王會

白城寺募建文昌帝君像序

艾南英

為僧募白衣大士像序

艾南英

山陰五聖廟募疏引

李長祥

韓柳文評

董應舉

憫獐

侯方域

叔父被逮揭

王惟儉

賴古堂文選卷之一序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龍客

湯義仍先生文集序

錢謙益

臨川湯義仍文集若干卷吳人許子治生以萬曆乙卯謁義仍於玉茗堂而手鈔之以歸者也義仍告許生曰吾少學為文已知訾警王李搢搢然駢枝儷葉從事於六朝久而厭之是亦王李之朋徒耳此濫詞

曲蕩滌放志者數年始讀鄉先正之書有志於曾王
之學而吾年已往學之而未就也子魁以吾文脈受
之不蘄其知吾之所就而蘄其知吾所未就精思而
澆造之古文之道其有與乎余聞義仍之語退而讀
其文未嘗不喟然太息也義仍官留都王弼州豔其
名先往造門義仍不與相見盡出其評抹弼州集
散置几案弼州信手繙閱掩卷而去弼州沒義仍之
名益高海內訾警王李者無不望走臨川而義仍自
守泊如也以義仍之才力繇前而言之豈不能與言
秦漢者爭爲擗摺割剝繇後而言之豈不能與言排
秦漢者爭爲叫囂隳突澁心易氣回翔弭節退而願
學於曾王顧又歛然不自有以其所未就者勗余嗚
呼此可以知義仍之所存矣古之人往矣其學殖之
所醞釀精氣之所結轡千載而下倒見側出恍惚於
語言竹帛之間易曰言有物文曰修詞立其誠記曰
不誠無物皆謂此物也今之人耳慵目倦降而剽賊
如弼州四部之書充棟宇而汗牛馬卽而眎之愕然
無所有也則謂之無物而已矣義仍晚年之文意象

萌茁根蔘屈蟠其源汨汨然其質熙熙然蓋義仍之
於古文可謂變而得正而於詞可謂已出者也其學
曾王也欲然自以為未就譬之金丹家雖未至於九
轉大還然其火候不可謂不力而鉛汞藥物不可謂
不具也後有君子好學深思從事於義仍之文得其
所謂有物者而察識其所未至因以撰極指要而知
古文興復之幾義仍已矣庶幾後有子雲也哉余悲
義仍之文不大顯於世而世之浮慕義仍者於其所
以為文之指意未有能明之者也循覽遺編追惟其
末後鄭重相屬之語而為叙之如此

女詩彙選序

徐世溥

詩與文之出于作者。有幸不幸焉。幸而出於名人。則傳者什七。幸而出于童子。則傳者什九。幸而出於婦人。女子則一。脫于口。蔑不傳矣。今婦人之能詩者。蓋鮮矣。以其為婦人也。故人不求備。不大望焉。是或弁其陋者。載之。古者太史採詩。以觀民風。自羈旅窮士。匹夫匹婦兒童之歌謠。莫不採之。以今揆之。必其出于男子者什八九。而婦人之詩一二也。孔子刪詩。定國風。婦人之詩。乃十居六七。豈當世婦人多能詩。

而男子不嫺歎抑豈以女子故重之以男子而畧之
與世傳皇娥帝子詩非古也庸非晉人託焉知婦人
孀子之易以傳也近世有帛關女子馬氏為秋閨夢
成詩百首楚人刻之楚人序之又豈知非好事者託
于女不以庶幾其傳也哉陳徐陵刻玉臺新咏好事
者踵其意集名媛璣囊又有女詩歸之屬無婦人之
偽詩而有其陋詩罔弗萃也故多不雅馴予見之弗
善曰天子九嬪二十一世婦三千侍女姪娥昭容官
備矣庸詎知無嫺母而漢帝不棄明妃與鸛鳴于垓
婦歎于室則必有言焉後世太史採詩之職廢而民
間女子未聞有詩者自非託于貴族書于驛拾于道
失身于倡家而贈送遠人微是四者雖有谷風之怨
死麝之貞無由得傳故後世有貴姬與賤倡之詩而
無士庶妻妾之詩斯所由古者多而今也少乎暇日
剛之懼其以陋累美者以爲其害甚于僞也嗟乎女
子之不幸而失身于微賤或擯斥于妬悍空谷之中
關闔之下深宮邃閣之內其湮沒而不傳者又豈少
也哉

蒼霞集序

董應舉

天下之事。苟非其性之所近。則爲之而無成。學之而不能。以至。雖疲精神。窮歲月。而性與習不相受。迹與妙終不相入。匠氏之斧斤。庖丁之牛。其妙至于疑神者。蓋皆性獨有之。非但日習其事然也。天下之事。尊而名貴。可學而能以行遠者。莫如文。古今才人士。嘗喜爲之。而有至有不至。蓋自漢以來。至今歷數千百年。操觚而爲文者。不知凡幾。其灼然名家。行于世而可久者。代不過一二人。或四五人止耳。何其難也。豈

獨學之不至哉。蓋有其學。而出之無其才。有其才而
運之無其法。有其法而變化之未能神。皆不可稱作
者。夫神其至矣。非學可能。又非一切才敏可及。若有
靈心。天實濬之。蘇子瞻所謂行于所當行。止于所不
得不止。至于所以然而然。雖作者亦不自知也。以曾
南豐之沉篤醇至。王臨川之峭古。尚未能極于變化。
然其醞釀傑異。出入經術。與韓歐諸君子。各自為法。
亦各有神解焉。非夫天之所縱。千古斯文之所屬。何
以能至于斯極也。故曰性有所授。學有所因。神而明

之。存乎其人。世乃欲以字句比。櫛模擬。格象芽。積襯
砌。以為工甚。且謂唐宋可廢。直接漢統。而不自知其
去愈遠也。以予所見吾鄉少宰先生之文。實能卓然
獨得古人之所謂神者。而出入馳騁。若舞若飛。若江
河流轉。回環往復。錯綜要渺。若抽雲煙。若燭日月。有
蘇歐諸君子之風。而時離合之。以自為家。其為文特
談笑杯酒枕席之暇。操筆伸紙。嗟咄立就。大任小篇。
長言短牘。隨物賦形。無不斐然秩然。可喜可愕。浩乎
不知其勢之所止。與其機神之所以合。蓋亦其性有

獨至焉者與。少宰同時並駕相許可者。莫如江夏明龍先生。其文悍疾揮霍。如風雨驟至。號吼霹靂。使人失視。如怒濤激浪。驅使舟楫而與之上下。以放乎中流。其家法與少宰不同。其爲透徹如意則一。二公疑皆有天授者耶。何以卓然自拔如此也。昔唐宋之盛。諸大家同時並駕。各相取下。不以其家法不同爲嫌。其往來議論。相翼相詡之槩。有可想者。近世文士。每不相容。如何之乎。李七子之。不唐應德。王思道輩。互軋交譏。不遺餘力。斯皆偏見獨識。不睹其全。宜其所

就者。不遠少宰。獨能與江夏交贊。以力此道。其識有非今人所及者。其能起衰復古羽翼文明。以成國家昌隆之運者。將不是乎。在予與少宰同里朝夕共議論而一無所底。少宰謂予可語。命題其稿。予積時日。竭心思而不能就。乃知文章真有天授。苟非性之所近。雖爲之無成。學之不能。以至者。如予是也。

方密之擬騷序

蘇桓

予讀方密之詩，至對酒從軍，庚子春日，諸佐暨覽擬
 上求治書文論等篇，則慨然曰：異哉密之，其才奇，其
 言激切，其懷磊落而不稽殆處，遲暮貧賤者乎？予知
 密之，則卿大夫之孫子也。日從祖父庭訓之餘，容與
 適志，寧有憾焉？夫何而擬離騷也？史記曰：離騷，猶離
 憂也。作者不得于君，續者又託古之不得于君者，以
 發憤其志。密之亦曾有此乎？間即盱衡當世，有所感
 激，以不世出之才，行起為之，功名未有量，則字之擬。

騷。示。志。似。非。所。宜。然。今。天。下。之。士。負。才。砥。行。若。亦。莫
見。用。當。世。鼓。其。盛。氣。立。功。名。以。為。宗。族。交。遊。光。寵。使
數。上。書。不。一。遇。退。處。草。野。感。嘆。今。昔。則。自。放。其。抑。鬱
不。平。之。氣。于。聲。詩。者。固。衆。矣。密。之。特。進。其。詞。意。于。離
騷。之。間。且。以。自。勗。焉。也。今。其。所。著。播。在。通。都。讀。書。致
其。名。義。玩。詠。其。詞。則。亦。可。惻。然。而。悲。哉。嗟。乎。密。之。幸
負。其。才。氣。為。卿。大。夫。之。孫。子。也。今。世。尚。毀。譽。士。苟。高
志。大。言。動。稱。古。昔。則。衆。嫉。也。善。乎。孫。登。之。言。曰。用。光
在。以。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

此子龍幼安之徒。絕迹高蹈。良有以爾。子按密之擬
上求治書云。今天下賄賂不禁。而欲賞信。罰必。名實
當。是非一得乎。初為其利。而故亂其是非。究且怙氣
勢。以為見其當然。文論則曰。士自念欲通天人。觀古
今。以其餘為詞賦。莫若多誦法古昔。然百家浮稱。未
可一揆。要其至德要道。統乎六經。擴而之十三經。文
辭爾雅。敘事達義。則左國史漢畢矣。推其志。則蓋天
下。已任者。而或以為宋景以降。續離騷者。凡七人。其
文迄今列楚詞中。若是。則密之所著。固足傳矣。且皖

桐子春秋屬楚，其地無居巢，控荆襄，帶擬陽，出廬江。此昔范增漢，武魏操周呂，所嘗發憤而起，登封戰鬥之處，游其地者，慨然而賦，往往有楚聲。况密之生長其地，與其叔爾止，更相唱和，負才不即遇，欲不擬騷，示志得乎，然予亦楚人，予里社諸子，皆深湛好書，抱道草野，而年長于密之，感時賦怨，不密之若，則豈別有自遣者耶。夫密之，或亦退求之矣。

蓮鬢閣集序

徐世溥

黎子美周，廬陵集詩二百四十一首，明月集四百二十九首，丙子長安往還道中詩一百二十五首，予共刪訂之，為詩七卷，賦二十篇，總名之曰蓮鬢閣集。閣，黎子讀書之所也，以閣名之，猶以草堂集名李杜詩也。予幼狂簡，詩三百篇，獨好誦七月東山蒹葭大東數章，予文好子長子瞻賦，好宋玉相如江淹詩，則李太白自餘多所不讀，四方投贈充仞，束置不觀，往往為僕婢竊去，最上閱一篇止矣。癸酉始得黎子詩讀

東晉書文選 卷之二
之如春風駘蕩。憂雲崔嵬。如坐百花。雜聽簫韶。美人
劍客。翾動左右。于是俛仰歎息。自恨其不如也。才難
久矣。當明神祖時。天下文治嚮盛。若趙高邑。顧無錫
鄒吉。水海瓊州之道德。平節。袁嘉興之窮理。焦秣陵
之博物。董華亭之書畫。徐上海。利西士之曆法。湯臨
川之詞曲。李奉祠之本草。趙憶君之字學。下而時氏
之陶。顧氏之治。方氏程氏之墨。陸氏攻玉。何氏刻印。
皆可與古作者同。敝天壤而萬曆五十年無詩。濫于
王李。桃。下。袁。徐。織。下。鍾。譚。此其無足大置數者。至如
扶風昌黎少陵明允永叔文章。聖矣。猶不得以才子
稱。乃今獨見美周自太白以來。一人而已。史稱漢孝
宣時。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
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其二伎諸餘。無可考。其文
學則固無孝武世之長卿子長矣。今皇帝綜核名
實。遠過漢宣。而政事法理之臣。未有如魏丙廣漢翁
歸之屬。足以副勵精者。即伎巧工匠。亦無復顧陸方
程之儔。蓮鬢閣集出明之詩賦。軼宋元矣。噫。噫。知更
幾千百年。復有如黎子者出哉。

吳儼卿春秋明微序

錢謙益

淳安儼卿吳公，世授春秋起家，成進士，以治行第一，擢居掖垣，每條上天下大計，剴切詳盡，可見施行。天子知其能，特命督賦江南，爬騷勾稽，勤恤民隱，傳遽促數，食飲錯互，時時以其間手一編，據案呻吟，援筆塗乙。若唐人所謂兔園冊者，則其所著麟旨明微也。蓋給諫承藉家學，數踏省門，專精覃思，於是經注疏集解，以及宿儒講論，經生經說，窮其指歸，疏其蕪穢，窮年盡氣，彙為是書，給諫之意，益遠矣。昔者漢世治

春秋用以折大獄。斷國論。董仲舒作春秋決事。此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就其家問之。其對皆有明法。何休以春秋駁漢事。服虔又以左傳駁何休。所駁漢事六十條。故曰屬詞比事。春秋教也。胡文定生當南渡之後。懲荆舒之新學。閔靖康之遺禍。敷陳進御。拳拳以君臣上下之大義。摩切人生。祖宗統一寰宇。復函夏之舊。春秋傳解。斷以文定為準。蓋三百年持世之書。非尋行數墨。以解詰為能事而已也。今之學者。授一先生之言。射策甲科。朝而釋褐。日中而棄之。有如漢

人所謂。仰其師說。以春秋決事者。亦有如文定。楷桂新說。掃蕩如議。卓然以其言持世者乎。給諫之于是經也。童而習之。進取不忘其初。篋衍縱橫。朱墨狼藉。誠欲使天下學者。通經學古。謀王體而斷國論。以董子胡氏為的也。故曰給諫之意遠矣。先王之祀。先河而後海。籍談數典而忘祖。君子訖之。給諫既貴之後。拳拳是經。報本也。返始也。禮也。事君先資其言忠也。肯獲而肯構。孝也。一舉而三善備焉。此又給諫學古有獲。與經義相發明者也。余家世授春秋。約畧如給

東古堂文選 卷之二
諫。余推服給諫制義。以為古之經神。而給諫具書。予
余一言之弋獲。必有取焉。先民有言。詢于芻蕘。郢人
誤書舉燭。而楚國大治。給諫之能謀國也。殆將以是
書券之。吾有望矣。

素園集序

萬時華

素園集者。豐城李雲將著。而萬時華銓次而梓之。時
華者。雲將友也。雲將方七八歲時。吐辭英挺。士大夫
已爭慕之。比長。而章江賦就。聲聞四方。藉令天惠雲
將。鼓吹翰墨。于交戟之間久矣。壬戌。再罷對南歸。邑
伊不得志。遂病。病六年而卒。將薨之夕。手華而泣曰。
吾子知我。敢以詩若文。及先子之詩為託。喪事間。既
哀。而授之梓人。命孤姓。陳書于几。饌酒脯。以告姓。泣
予。亦泣。因復取。而誦之。某篇某什。向所賡和。而成之。

者也。賡有處成，有時。今讀之，歷歷不能忘也。其字某句，向所唵賞，而更定之者也。孰爲唵賞，孰爲更定，今讀之，歷歷不能忘也。姓乃又言曰：孺子不天，幸叔父求吾父，以名于世，願更爲之序。嗚呼！余今日而忍序吾友之詩，若文也哉。雖然，吾姑與言先世，以示孤姓。李氏文章，蓋有名于世者。今四世矣。大江以西，豐城地有劍氣，故產多霸傑。而李氏爲盛，昔襄敏勛著于疆場，中丞功盛于洙泗。比太宗伯給諫侍御太守而下，皆文采炤耀，不徒以功名自見。其後雲將先子孟

乾與其從子孔章，賡續風雅。六代三唐之風不墜。李氏之文蔚矣。雲將起累盛之後，天少逸瞻。汎濫亭畜。余嘗語陳仲來，雲將之才如海，當其浩瀚，浪驚水駭。目極天際，星河翻覆。澹澹其中，即揮斥所極。蜃樓海市，百靈巨恠，出沒震眩，皆以極廣大之形容。江河瀆漚，罔與爲類。意其縱橫如是。仲來曰：子之言是也。雲將折衷今古，詩好空曠，少陵近則何李，子文好左丘明，韓非，司馬，子長，班孟堅，初與諸君子爲九子社。當是時，歷下，琅琊，奔走六服，九子者出而持之，後乃公

安景陵。交拔趙熾。天下之士。盡爲楚風。雲將。紂固壘。自若。彼所以自命于文章者。可知已矣。嗟乎。文章與功業。古之道一。今之道二。故富歐韓范。不盡以文顯。何劉沈謝。不必以功著。即天慧雲將。嗇以年。錮以位。世方。文。人。事。雲。將。乃。雲。將。非。徒。世。所。謂。文。人。者。閉。戶。獵。纓。究。心。當。世。時。讀。史。未。竟。輒。能。鏡。其。治。亂。成。敗。之。所。在。每。國。家。有。大。故。或。嘆。廣。坐。或。憤。中。宵。即。屬。者。四。方。弗。靖。雲。將。臥。床。褥。時。視。子。慷慨。欲。泣。下。今。覆。述。懷。諸。詠。此。古。人。五。意。之。悲。百。一。之。痛。也。昔。歲。戊。申。雲。將。

時露坐。見一星芒起。驚語坐客。旄頭見西南。會當有變。不逾月。爲氏之難作。墮城殺將。械及重臣。乙丑。余偶過雲將。食頃。謂我夜戲以祿命。徵經畧。熊公死。生果授首。即命盡今日日中耳。旬日而報至。果然。蓋八月之念有五日也。嗟乎。雲將。內酣六經。諸子百家之言。而外及星占祿命之故。彼于天下。將有所用。其未足耳。乃竟止于斯。夫青蓮。危于進士。昌谷。天子孟年。天之才。李氏。或。嗇。以。年。或。錮。以。位。乃。徃。徃。如。是。集。凡賦一卷。詩八卷。序文六卷。啟牘三卷。爲卷共十有八。

皆北地之歿也。勉之集之。濟南之歿也。元美患之。明李氏文章之不朽者。與雲將三矣。余才不足匹兩君子。以成先友之志同。姓也才。勉似四世之業。若枝與駒。雖世厥紹尚。非予所以勗孺子也。

甲戌房稿辨體序

陳弘緒

數科以來房選。如予友受先天如介生千子次尾維斗伯宗公亮爾公諸君子。各有明道匡俗之功。前此所未有也。繇是縫掖咕嚕之儒。不以一日進取之牘為準。而以諸君子丹鉛之業。晨哦夕誦。選者之權。遂足以奪主司之勢。吁。盛矣。盛極而衰。房選一途。遂為噉名射利之捷徑。或寒胸儉腹。未能參究章句。便已恣意雌黃。其失不獨僅僅好醜倒置已也。彼見諸君子於嘆賞之中。間有指疵攻繆。以挽持末流者。從而

艷之。以為非譏彈塗抹。無以詭己之高。聳人之目。於
 是。以至陋之識。而索無瑕之篇。捨意而求之字句。虐
 今。而併及古昔。而其訾毀吾江右也。逾甚。遇有雄奇
 高古之作。輒曰。是江右派。不力為醜詆不已。嗟乎。彼
 安知吾江右派為何如者哉。夫文之有派也。如水之
 有源。木之有根。抵從古未有無派。而能雄長於壇坫
 者。至其末流之弊。亦復何代蔑有。効龍門者。則有褚
 少孫。摹扶風者。則有陳宗尹。敏孟異。然而龍門扶風
 之傳。自若也。又其高者。六籍之文。或以簡易為派。或
 以奇奧為派。誠非擬議之所可及矣。然太玄者。易之
 流弊。元經者。春秋之流弊。從其末而訾毀之。雖六籍
 不能免也。今有人焉。病夫六籍之不免於流弊也。而
 妄取六籍之文。加以譏彈塗抹。非其愚闇之徒。則必
 狂悖之夫。審矣。夫虎嘯風生。龍舉雲屬。非特帝王為
 然。文士亦往往坐致其盛。篇章之內。苟有非常之士
 出焉。一時英偉才俊。計必靡然從風。群相依倣。及其
 事久論定。世往習移。巍然獨存者。數人而已。舉天下
 爭笑其流弊。而不能奪此數人之傳。是故有此數人。

東古堂文選 卷之二
之傳則其流弊可勿問也。而又何訾毀之足爲重輕乎。予友鄧左之悲時流之好爲訾毀也。所選甲戌房稿一皆存其足以當吾嘆賞者。典正者錄。雄奇者亦錄。清脫者錄。高古者亦錄。不必以江右派立之標的。亦不必以江右派故爲刪棄。要其文之足以傳於久遠而已。予嘗謂八股之統。至連十餘句爲比偶。體陋而幅隘。決不能垂之後世。而薄海億萬之衆。畢聚精神於中。則雖以禹湯之法。令孔顏之學術。猶不能禁其好新趨異之想。然則時統亦徒然而已。茲以左之所選觀之。予始悔前言之輕易。莫捫其舌矣。左之學既淵富。才益沉雄。世無左之之腹與手。則又安能如左之之目。其勿以選事爲噉名射利之捷徑焉。庶不至爲左之之罪人也乎。

蘇武子遺藁序

顧夢游

武子交予如甲戌冬，既一歲，別予歸省其母，相與爲友者最晚，又速別而相知最深，別之日，彼我箴勗約，今年二月復來白下，則不復入城，獨期余往栖霞紫峰閣中，閉戶謝客，且申之曰：子羸質，日作塵緣，何苦必無敗此盟，予敬諾，春半後，日夕西望，杳杳久之，四月且盡，則其仲氏叔氏白衣冠來，持求訣書授予矣，書時臨臆，言極悽惋，而神志不亂，筆法勁峭，似平昔，予既爲慟絕，然想見吾武子臨去，整暇其生平學問。

至此得力。為足喜也。武子猛氣正骨，明識敏士，足以
有為于世。天不永年，百未試一。後百世孰知武子者。
讀其遺文，畧見風采。予乃搜輯傳之。昔者予心折武
子才，而憂其清露過人，不當得壽。倘更十年，年及四
十，則變化自得，可獨立我代矣。乃竟中天，所傳止此。
傷哉。然予視今立言之士，其能壁立洞開，石堅霜肅，
卓然古人之趨，不惑而墮于邪者，或不武子若。則後
百世而傳武子者，幸有是乎。武子向手詩示予。予曰：
子文勝詩，宜并力。因焚其藁，不復為。自今思之，其詩

蓋有過人者，則既焚矣。予感武子不棄予言，亦深悔
之。武子律身嚴正，思為大儒，獨性剛甚，好面折人過
持已見。角時聞人貴顯，人犯之必慢罵。多欲殺者，予
懼其及禍，切戒之。間擁名姬遊嗣宗卧酒壚旁耳。無
他，也念其病，遺書過焉。重違予言，輒自艾。其勇于遷
善，如是。借令不死，其人當與文日益。然向知棄我速
如此，何不聽武子稍稍發舒順適其意。何為貴茲小
善，讐我良友。傷哉。予悔武子者，蓋不獨不為詩也。

子魏近統序

艾南英

予與子魏皆分派於臨川。康陵季年。割臨川之地為
 東鄉。故吾宗之別。半為吾邑人。而子魏之先。則以軍
 伍從太祖宿衛金陵。別數代。而子魏以文學著。彼此
 一時亦其勢然也。因竊恠子魏與子既別數代。其衣
 冠語言婚嫁祭葬之俗。既盡從其所遷之地。宜其人
 與其文亦復如之。而予生平所持文墨議論。繩天下
 之士。則常謂舉業一道。本於古文。文人之法。必有深厚
 壯偉之勢。以苞孕百家。而又以其代聖賢之精神。則

必降心柔氣。嗜欲淡而機智淺。如深山學道。夫而後可。二十年來。思金陵之勝。常欲一至其地。覽其山川。盡發天下之藏書。以廣其未見。以數十年向往。而客歲始得至其地。至不三月。而又迫試事。以歸。宜其不能盡觀此方之繁。然就予所見。一二場屋之士。則心竊疑之。豈朱雀長干。雨花牛首。與夫画舫歌臺。琳宮梵宇。一切遊觀之盛。遂爲此中士人之崇。求其嗜欲。淡而機智淺。以孕爲壯偉深厚之文。固已不能而又以陪京之故。百僚所集。名儒鉅卿。時至其地。士子

皆得竊餘論。附大人以成名。於是浮動之氣。不免驕躁而自喜。則其受病者。又非獨以遊觀而已也。使子魏而盡從其所遷之地。則其爲文。與其爲人。亦必如其衣冠語言婚嫁祭葬之俗。而予觀子魏。被服寒素。恬於勢利。若不知有嬉遊歌舞之爲可樂者。遊大人飾聲譽。皆非其好也。其外退然。若憂讒畏譏。無所事。事徐而察之。又若孫言獨行。晦處靜俟。以求是非。成敗清濁。文質之衷。故其功力所及。能苞孕百家。以發爲壯偉深厚之勢。而其嗜欲淡。機智淺。如深山學道。

東。古。堂。文。選。卷。之。一。七。四。
之。夫。者。又。能。降。心。柔。氣。以。代。聖。賢。之。精。神。凡。此。皆。子。魏。卓。然。有。以。自。信。者。也。夫。文。章。之。淳。漓。與。夫。人。之。精。神。相。應。而。風。氣。習。尚。能。移。之。子。魏。與。予。別。數。代。而。其。自。持。者。乃。如。此。然。子。愛。子。魏。尤。愛。其。近。作。豈。浮。艷。之。氣。子。魏。少。時。亦。常。犯。之。而。悔。而。思。返。故。其。文。有。今。昔。之。異。歟。悔。而。思。返。其。所。持。必。堅。所。入。必。深。吾。無。以。窺。子。魏。之。涯。涘。矣。會。子。魏。近。刻。成。而。予。因。以。是。弁。之。使。天。下。知。子。魏。之。自。持。如。此。且。以。告。此。中。士。子。無。以。予。言。為。迂。而。戒。焉。可。也。

鄭孝逸制藝敘

羅萬藻

初入信州境。靈山宛轉在望。神已欲往。寓州城閱月矣。每登高陟曠。此山獨親。且訂此中名士。籃輿一徑。程俊民曰。予嘗為此遊矣。山色望之正碧。共膚而實。俱紫。今望中如屏。如几。紆遮若一者。實離然各處也。因竊念靈山體色。無論青紫。續斷可擷之。肯當不盡。是然疑信之情。生矣。凡我輩與天下人及天下人於我輩。宜望不宜。即皆當如是。擬欲作望靈山賦。了此遊未果。而最後鄭孝逸歸自懷玉。一見翩然。神英骨

類。踰數日出其文相示。森秀如春夏間草木。超姿壯
致。正爾相乘。與處浹辰。視地友最暫。然其人與其文。
遠近離卽無不可。叩。又似天下人未必盡一望可了。
去也。遂爲孝逸。述欲賦靈山之旨。然孝逸卽舍靈山
數峯。吾里尚自有廬高上抵雲中。趾連數百里。遊其
處者。或得曙靈光上下。聞天樂。聽龍吟。無處不絕人
境。名人達士。異僧高隱。杆穿杖屨。筆秃唇焦。不能盡
紀。所遊。况欲以望中了之也。語曰。學山不至於山。孝
之致。以文字取之。何所不可。使共文。遂能。巍然。五。嶽
秩。視。三。公。猶。恨。廬。高。不。登。封。於。前。王。也。

漑園詩集序

徐世溥

今世稱詩之士衆矣。乃能者實鮮。盡自來以論詩
者。恒失之過。而作詩者。恒失之不及。不及者。其視詩
易。橫口率臆。剽襲成聲。于是乎詩不足以爲興觀羣
怨之資。論之太過。則有畏其難而不爲。爲之或至于
自苦。而詩益不復爲性情之物。無感乎其道之日微
也。使李杜論詩。未必及嚴羽。然羽曾無片言傳者。使
司馬遷班固論史。亦無以過劉知幾。乃史通之書。視
遷固何等耶。有好議古者。指摘所及。丹雘翠白。無復

東古堂文選 卷之一
完物問其所藏則無有也。曰然則子能為之。曰時
代不相及矣。噫誠知是則固當無論其合不合但顧
其能不能夫能詩者不世絕而其精微雖父子無以
相傳也。要當盡其所能之分使無憾于不及云爾。若
夫漢晉六朝三唐之異則是可掇而知者古今大矣。
亦何必斤斤以盛唐之似不似為合否以極措夫人
之能也哉。詩本自然。要歸至極。弗事乎此而能者有
聖賢之詩。有豪傑之詩。有隱士逸人之詩。有婦人女
子之詩。事乎此而能者有才子之詩。有詞人之詩。有

詩人之詩。而是數者一人之集一篇之中亦各有之。
析則見詩合則見人。嗚呼。三代以降。聖賢遠而能為
聖賢之言者亦鮮矣。然各有近者。大率則才人之語
近豪傑。詩人之語近聖賢。詞人之語近婦人。女子惟
隱逸者孤行。穴居其聲無所近。雖然世之衰也。聖賢
在野。又安知詩人之不近隱逸耶。今之能詩者才子
則番禺黎美周。益都王補之。其言超忽英麗。風起霞
變。天縱不竭。蓮鬚閣四。雖軒諸稿是也。逸人則臨邛
劉長倩。棗堂僧等。可其言曠遠微靜。一往孤思。不能

東古堂文選 卷六十一
測其所詣。入華齋聚堂諸慕是也。詩人則萬之先。其
官精美溫潤。體備氣醇。屢空固窮。憂而不傷。其為人
孝友忠信。好學不倦。宗族知交。待以衣食。鑿藥婚嫁。
喪葬者。歲不可數計。犯而不較。屢貽不厭。名滿天下。
德及疇人。而無幾微德色。余乃今知之矣。非詩人之
近聖賢。抑惟近乎聖賢者。而後能爲詩人耳。世有若
人。而終以隱逸者乎。余三復漑園集。至田居園居諸
篇。未嘗不黯然久之。計與茂先交二十年。每一詩文
就。無不立馳相質者。茂先嘗曰。吾他日刻集。旁當署
子名曰某共著。子刻集亦當署我曰某同撰。其相與
如此。余不好論詩。然必如余始。可以論漑園之詩矣。

讀陶集序

蘇 桓

桓十歲時。從法書中誦靖節先生。人生歸有道之作。
 輒欣然慕其為人。又八年始學詩。以此生為師。即羈
 旅窮愁疾病之際。未嘗離也。又十有餘年。游于白下。
 見縉紳先生爭禮浮屠。忽憶靖節先生。與東林遠公
 游甚善。遠公嘗招先生入白蓮社。先生不赴。斯盛何
 心哉。既而嘆曰。先生誠周公孔子之徒也。晉于斯時。
 祚將移矣。先生耻事二姓。囊官歸來。率其妻子。饑凍
 粟里之下。而無所悔。雖間游于釋氏。而守道獨立。人

焉。不。滿。當。世。之。士。固。無。知。者。歷。世。久。遠。皆。共。以。先。生。
為。酒。人。詩。人。而。或。以。為。晉。之。逸。民。而。止。至。其。守。周。公。
孔。子。之。道。則。皆。莫。之。知。也。抑。嘗。論。之。佛。教。之。興。蘇。王。
道。之。不。明。也。宋。歐。陽。文。忠。公。作。本。論。而。曰。禮。義。者。勝。
佛。之。本。也。則。先。生。當。日。不。赴。遠。公。之。招。夫。亦。禮。義。之。
見。確。然。于。中。而。莫。之。或。疑。耳。迺。後。世。闢。佛。之。徒。不。反。
其。本。惟。務。以。力。勝。焉。夫。捨。妻。子。捐。榮。利。難。行。之。事。也。
况。又。輔。以。學。問。官。行。卓。然。立。于。塵。埃。之。外。又。其。教。呪。
誦。之。屬。往。往。能。有。所。驗。嗟。乎。使。非。正。道。行。于。上。士。習。

正。亦。下。家。有。可。封。之。俗。人。咸。浹。于。禮。義。則。遠。公。者。流。
豈。不。可。敬。信。哉。臣。豪。杰。之。士。即。當。正。道。寢。衰。異。教。紛。
起。之。日。而。其。心。毅。然。不。惑。守。周。公。孔。子。之。道。以。待。後。
學。如。靖。節。先。生。者。蓋。百。世。而。一。人。也。今。世。於。先。生。推。
重。至。矣。然。僅。知。其。為。酒。人。詩。人。與。晉。之。逸。民。而。止。至。
其。為。周。公。孔。子。之。徒。則。一。人。始。知。之。桓。方。自。慚。十。
歲。知。誦。先。生。詩。迄。今。學。之。而。不。得。其。萬。一。顧。獨。知。先。
生。為。周。公。孔。子。之。徒。子。子。有。餘。歲。之。後。則。亦。庶。幾。無。
忝。于。私。淑。哉。因。書。此。官。于。末。簡。以。告。天。下。之。習。禮。義。

者。當共反其本。毋為釋氏之徒所乘。則正道其或興乎。是為序。

續刻周伯譽遺藁序

父南英

嗚呼。伯譽之亡。於今六年。而予始克論著其文。豈不痛哉。初伯譽稿行。予方厭讀時文。以是竟不知有伯譽。伯譽死六年。而予生。始持其詩文。千里過我。及予至麻城。又知伯譽行事之詳。而伯譽續刻已成。嗚呼。伯譽。知我於十年之前。而予忘伯譽於既死六年之後。予何以謝伯譽乎。嘗考前世文章之盛衰。當其數百年埋腐滅裂。必待一人為出。而振之以開風氣。之。先推而下之。一鄉一邑。莫不皆然。雖其才力之大。

續刻周伯譽遺藁序 父南英 嗚呼。伯譽之亡。於今六年。而予始克論著其文。豈不痛哉。初伯譽稿行。予方厭讀時文。以是竟不知有伯譽。伯譽死六年。而予生。始持其詩文。千里過我。及予至麻城。又知伯譽行事之詳。而伯譽續刻已成。嗚呼。伯譽。知我於十年之前。而予忘伯譽於既死六年之後。予何以謝伯譽乎。嘗考前世文章之盛衰。當其數百年埋腐滅裂。必待一人為出。而振之以開風氣。之。先推而下之。一鄉一邑。莫不皆然。雖其才力之大。

小各有所至。至於闡釋光大。後之趨之者愈衆。而君子嘗歸功於其開風氣之先者。不可誣也。然是人也不獨以文章振一時之習。而其汲引後學。孜孜如恐不及。亦未有不同者。請以其著者論之。唐之韓子。宋之歐陽子。乃挽六朝五季之陋。而天下翕然共趨於古。此所謂開風氣之先者也。然韓子之於李翱。皇甫湜。張籍之徒。汲汲皇皇。扶而進之。歐陽子之於蘇氏。介甫子固諸人。非其薦舉與棘院所收。則其受業之門人。其意之也不啻父之於子。兄之於弟。彼二子者。

其於友如此。其護持斯文。何如也。然是二子者。天既假以壽考。得大成其文章。而又尊位。光寵於朝。可以盡汲引當時之士。故後世無以過嗚呼。士生不必皆才。或才矣。而又不必皆假之以年。使其至於尊位。光寵其文。或未至於純粹而止。與夫雖欲挽回一時之士。而其功未就。若此君子。所以痛惜嘆恨於斯人也。然而其所自就。與其所以就人者。已足以自見於後世。則君子尤恨其時之短。而嘆其事之艱。自周秦以來。文章之士。獨賈生屈原。同傳於史遷。使原以天年。

終其文。未必僅。僅哀怨而止。使誼不自傷悼也。假歲
月。其損益。當時豈斤斤。時政一疏。以自表見。彼其合
而傳之者。蓋悲其遇。而又幸其文之足以自存也。伯
譽生於時。文軟靡。勦襲之時。學者莫不記誦。帖括苟
趨一世。伯譽獨按古經術之旨。而佐以歐曾以下。百
家傳記之長。其師模軌範。近放西安徐子卿。方孟旋
而遠追歸太僕。至其所自得。方圓隱顯。隨題鑒義。不
獨其時。獨與非笑之。雖其鄉之大人。亦或以為非。而
伯譽不顧也。其融鑄古今。未必無遺痕。其開闢進退。

與題神相遠。述者或時稍良於法。使天假之年。其所
就方未止。而不幸伯譽死矣。然即其所自就。與其鼓
舞招挾。一時之士者。已足以表見於全楚。既而為伯
譽所為者。愈益衆。獨伯譽為於當時。所不為之時。不
牽流俗。取會為尤難也。故吾以為伯譽之鄉。開風氣
之先者。斷自伯譽始。伯譽意朋友如不及。四方之士
以伯譽為歸。與之言文。必衷於古。雖病恙猶惓惓舉
海內通經學古之文。以相勸勉。其尊人亟戒之。而伯
譽不以為疲。伯譽死三日。而四方之友畢至。環棺而

哭庭不能容。賓市肆間巷之人。擁門聚觀。至今麻城人。以為美譚。伯譽無子。朋友為之治喪。又為之釀錢。供佛。飯僧十餘日。當供佛時。有忘持酒色戒者。則相率至伯譽棺前。扶而扑之。嗚呼。伯譽得友如此。其文章事業。不盡如韓歐。至其惡交。游護持斯文。古今人相及。不相及。未可量也。初予與陳大士羅文止三人。行卷至楚。楚人以為狂。伯譽持吾三人文。家至戶曉。故吾原伯譽。亦欲以知己報伯譽於地下。既而觀韓子之誌子厚。論其文章。自永州以前。不少假借。然後

知古之君子。於其知己。恐其過情。而遂至於失其本也。且以為如是已。可以自見。故吾於伯譽之文。稱情而止。庶亡友有知。當受吾言。伯譽名世。遊麻城人。死時年二十七。梅惠連既為粹其詩。及制莠。而正祀生。常携其詩文。負篋千里。流通江淮吳越間。可謂始終若伯譽。尚有春秋莠若干首。黃崗朱咸一粹之金陵。凡有功於伯譽之文者。數人。然當伯譽稿未行時。談節父刻之吳門。為兩進士稿行於世。兩進士之名隨而噪甚。原節父之意。以伯譽未知名。欲以進士重伯

譽既而皆知其為伯譽也。今節父之亡又二年矣。嗚呼。天之於才人。雖區區護持遺文者。猶不使之並存於地上哉。天啓三年臨川艾南英書。

昌邑陶氏族譜序

萬時華

蘇子瞻記遠景樓曰。眉州之俗。士大夫門閥相高。推次甲乙。謂之江鄉。非此。雖百世而婚因不通。是非獨冒州。吾江南為尤盛。江南煙火。延接貴家鉅室。比次如魚鱗。闐闐單門。宜不足與大姓齒。遇源而上之。非獨江南。所繇來者遠矣。齊推國高。晉推樂郤。典午而降。朱張顧陸。范盧王謝之族。縉紳以為榮華。朝廷先其進敘。蓋氏姓之重如是。至于家有譜。猶國有史。為孫子者。詮軒論著。藏諸家廟。祖系明先德著。跡戚定。

同異昭。恩義隆。久遠接。蘇氏之言曰。觀于譜。老弟之
心。可以油然而生。夫譜之作。可油然而生。其孝弟之
心。斯亦不可已矣。吾西昌昌邑諸陶。系出晉處士靖
節先生。先生當晉宋之交。令彭澤八十日而歸。家潯
陽之柴桑。稱不以官號。而曰處士。大節著焉。先生詩
澹而遠。朴而厚。獨近於三伯篇。大江以西。詩派廣遠。
實自先生始。且自士行爲晉太尉。功名見于當世。祖
孫一出。一處。或運甕以自勞。或種秫以自逸。皆足奮
乎百世之上。故陶氏在潯陽。今已千餘年。絡繹蟬聯。

布在諸郡。詩書貴富。久而弗衰。蓋明德之胤。固有然
矣。按昌邑。漢哀王徙居地。王既侯。海昏爲今奉新建
昌諸治。此曰昌邑。仍王之故號耳。行其野。荒城殘堞。
凄然。禾黍荒煙。白露餘址。空存而陶氏生長其間。阡
陌縱橫。廬舍隱密。冠裳照耀。蔚然若都會焉。嗟乎。王
以大漢隆胤。身爲天子。數十日而廢。廢而介居江南。
地不越一大縣。身歿之後。又已蕩爲莽墟。荆棘蒙茂。
禽鳥呶嚶。徒令有心吊古之士。過而傷之。而靖節之
孫子。旣盛潯陽。復有昌邑夫。彌月之天子。遂不能與。

八。十。日。折。腰。之。令。爭。尺。地。育。後。人。德。不。德。之。故。斯。亦。
可。以。慨。然。而。太。息。矣。陶。氏。譜。由。來。久。遠。宋。咸。淳。中。祖。
袁。州。軍。判。公。叔。量。嘗。成。書。于。廟。而。信。國。序。之。今。孫。某。
某。等。復。輯。新。乘。諸。陶。之。散。在。諸。郡。者。系。牒。雖。明。俛。不。
及。鳩。衆。集。事。而。姑。以。昌。邑。爲。斷。昔。蘇。氏。之。譜。其。族。也。
味。道。始。遷。于。眉。譜。即。以。味。道。始。曰。親。盡。者。不。及。譜。爲。
親。作。也。陶。氏。之。義。固。亦。已。侈。矣。且。予。讀。淵。明。送。族。祖。
長。沙。公。詩。懼。昭。穆。之。已。遠。用。踟。躕。于。行。路。人。易。世。疎。
益。淵。明。之。意。固。已。自。傷。之。則。諸。君。之。于。斯。役。也。用。譜。

崇。桑。之。宗。亦。養。微。君。之。志。尊。祖。敬。宗。收。族。弟。弟。之。心。
可。以。油。然。而。生。徒。門。閥。相。高。已。哉。夫。即。以。江。南。門。閥。
推。次。而。甲。乙。之。亦。無。以。先。陶。氏。矣。

賴古堂文選卷之一終

程